

傾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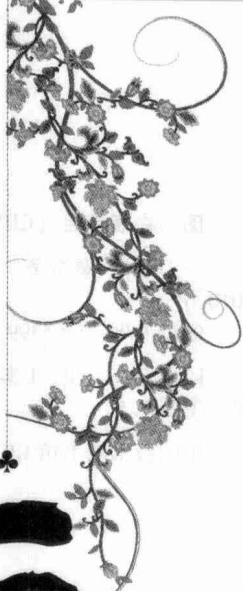
yidao qingcheng



一只
被刺在唐悦左颊，
仿佛眼角的一颗红泪，
平添几分妖娆。

『红蝶』





刀傾城

yidao nian t'ang

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刀倾城/秦筝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 6

ISBN 978 - 7 - 5399 - 3842 - 4

I. ①一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06771 号

书 名 一刀倾城
作 者 秦 筝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赵丽娟
责任编辑 胡小河
文字编辑 杨 琴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(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
字 数 330 千字
印 张 24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,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3842 - 4
定 价 29.8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 一 章 · 初 遇	/001
第 二 章 · 遇 袭	/016
第 三 章 · 绝 境	/024
第 四 章 · 情 痴	/037
第 五 章 · 阴 谋	/049
第 六 章 · 俊 杰	/060
第 七 章 · 长 成	/075
第 八 章 · 伤 心	/086
第 九 章 · 旧 事	/102
第 十 章 · 暗 恋	/113
第 十 一 章 · 试 剑	/123
第 十 二 章 · 锋 芒	/136
第 十 三 章 · 表 白	/150
第 十 四 章 · 放 弃	/161
第 十 五 章 · 危 机	/174
第 十 六 章 · 故 人	/188

目 录

第十七章 · 利用	/199
第十八章 · 怨恨	/209
第十九章 · 陪伴	/219
第二十章 · 覆灭	/231
第二十一章 · 兄长	/244
第二十二章 · 重逢	/256
第二十三章 · 拜月	/268
第二十四章 · 情盗	/280
第二十五章 · 守情	/295
第二十六章 · 慕容	/307
第二十七章 · 变故	/320
第二十八章 · 雪恨	/332
第二十九章 · 真相	/341
第三十章 · 失去	/351
第三十一章 · 情归	/363



六月初八，晴。

天刚亮，唐家堡里里外外已经开始忙碌了，远远地只看见袅袅的炊烟从堡内飘出来。这个早晨的一切看起来是那样平常，但每个人的脸上、脚步声中都都透露出几分不同寻常的喜气，大家都在为即将在唐家堡举办的盛宴而忙碌着。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唐家堡的大门突然打开了，驶出来一辆华贵的马车，一队骑着骏马、腰挎长剑的劲装护卫忠心地在四周保护着。

唐悦看着娘怀里抱着的弟弟唐小宝，那张小脸圆圆的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还咧着嘴巴对她笑。不自觉地，她就想伸出手去捏捏那藕节似的小手，可手伸到一半，却看见娘皱起了眉头。手，莫名地就放下了，她下意识地看了看，手指和掌心都很干净，但她还是没敢再伸出手去。车厢里，娘身上好闻的香气，乳娘身上的皂角味，弟弟身上的奶香味都混杂在一起，使她有点透不过气来，犹豫了很久，最终悄悄地挑开厚厚的车帘，想舒一口气，谁知刚掀开一小道缝儿——

“放下！”娘的呵斥声在耳后响起，唐悦的手僵了一下，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，娘已经劈手过来将帘子捂好了，还不忘拢好小宝的襁褓。

这一次，唐悦的头深深低了下去，她简直不敢看娘的眼睛，那双美丽的眼睛，此刻正严厉地盯着她，仿佛恨不得她从未存在过。唐悦感觉自己是那样的碍眼，她情愿自己变成米粒大小，直接从车缝里钻出去，也不想再被娘这样看着。

早上吃饭的时候，爹对娘说：“今天客人多，太吵闹，你带小宝出去买些好料子，把闺女也带着吧，她也需要置办些新衣裳。”就这么轻轻的一句话，听在唐悦的耳里，却是说不出的感激。娘矜持地一点头，唐悦就高兴得要跳起来了，她不是因为自己能有新衣服而高兴，而是为了能和娘一起出去而高兴。只要能 and 娘在一起，唐悦什么都能忍，被说上一句两句又有什么打紧，娘肯定不是有心的。这

么想着，唐悦就又开心起来了。

默不作声的乳娘在一旁瞧着，唐四夫人清丽白腻的脸庞，在光线暗淡的车厢内竟似熠熠发光，她那双轻柔地抱着小少爷的手，如同羊脂美玉一般洁白无瑕，透着一股说不出的优雅贵气。一个女人尚且要看呆了，更何况那些男人？这也怪不得唐堡主居然会对她一见倾心，动了续弦再娶的心思……

乳娘的眼睛不自觉又转到缩在角落里，仿佛恨不得在唐四夫人责备的眼神中彻底消失的唐悦，心里悄悄叹了口气。这小姑娘跟杏眼桃腮、肤如凝脂的唐四夫人压根就不像是一对母女，她除了一双黑漆似的眼睛稍有光彩外，下巴都尖得脱了形，身形更是十分瘦小，看起来木木的，半点也没有遗传到唐四夫人雍容典雅的气质，到底是……

“唐悦！”唐四夫人突然开口道，唐悦一双眼睛刷地亮起来。“你不用跟着去了，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买，你……跟去不方便。”

唐悦一下子愣住了，不方便？可是爹爹明明说，她能去的啊，怎么突然变卦了？她不会惹事的，也不会给娘添麻烦，为什么带着她去就……就不方便了呢？

但这些话她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，已经被娘赶下了马车，马车一阵旋风似的驶过去了，她甚至没来得及向娘求情就已经失去了这个机会。

呆呆地站在路口，唐悦眼睁睁地看着护卫的马队从身边走过，连那些时常面无表情的护卫都纷纷向她看来。那目光中有好奇，有鄙夷，更多的是同情，她默默低下头，不想让人看见她挂在睫毛上的眼泪。

为什么……她就不能去呢？

日色西沉。

唐悦坐在樱桃树上，眺望着远方的夕阳，看着那金色的余晖一点点落下去。

去市集的马车，还没有回来。她顺势低头看了一眼，唐家堡里的灯火已经亮起来了，离得这么近，她几乎可以听见从高大阔气的宅院中传出的阵阵谈笑声。

今天是唐家小少爷满月的重要日子。唐悦知道，现在唐家堡的门前一定是车水马龙，江湖上有名望的世家大族、武林门派都会遣专人前来祝贺。今天晚上主持的会是唐四夫人，也是如今这唐家堡里最有地位的女人，当家人唐四爷唐悯新娶的夫人，唐家小少爷的娘。唐悦的眼睛眨了眨，将眼睛里的泪水全部眨了回去。

唐四夫人——温雅如，江湖中大名鼎鼎的美人儿温雅如，十一年前身败名裂的温雅如。江南豪门温家色艺双全的美人温雅如，未婚先孕、与家中马夫私奔的温雅如。

这个唐家如今的四夫人，这个唐悯独宠的四夫人，这个来自江南水乡的温雅如，她——是唐悦的娘。可惜，她爹并不是唐家堡声名赫赫的唐悯，而是那个带



着她娘私奔的马夫——一个害得温雅如被天下人耻笑，害得她过了十年颠沛流离苦日子的下等人。可想而知，当这场不匹配的婚姻终于结束的时候，温雅如该是多么的欢欣。

马夫骗走了温家美貌的大小姐，当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十年后的一天，他上山后就再没有回来，他失足摔死了，温雅如这么说。既然娘这么说，唐悦当然就相信了。不出半个月，唐悦就跟着娘来到了唐家堡，娘做了唐悯的填房夫人，而唐姓也正式冠给了她。

就连唐悦，也知道娘跟原来的爹是不匹配的，自卑的爹站在高贵的娘面前，那种窘迫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的样子，唐悦一直都忘不了，所以爹死了，对他而言，可能是一种解脱。

自从娘嫁入了唐家，唐悦除了改了姓氏以外，什么也没有变。可是娘却变了……这种感觉，当唐悦看到唐悯、娘亲抱着新添的小弟三个人在一起，其乐融融的时候，会格外分明。唐悦突然明白过来，唐悯是她娘的新丈夫，却不是她爹。这种感觉，只有亲身经历过，才会体会到，那三个人已经是一个很圆满的世界，她是个莫名其妙的外人而已。

在唐家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就是心里不舒服。

呆呆站在门外，唐悦突然想起爹下葬那天的一幕，邻家年迈的婆婆，望着不远处一身缟素却神情漠然的娘，对唐悦道：“可怜的孩子，以后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。”

那时候，唐悦竟然还天真地仰着脸问了一句：“为什么？”

婆婆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洞悉世事的笑容，却又带着几许怜悯，“你没有爹，也就等于没了娘啊——”

等娘冷着面孔走过来的时候，婆婆却摇摇头走开了。过了很久很久，唐悦才慢慢明白了婆婆这句话的意思。

“要是小宝不存在就好了，要是……”唐悦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，不敢再想，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就足够她心里懊悔内疚很长时间，对那么可爱的、粉嫩的弟弟唐小宝，她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，竟然敢这样去诅咒他？虽然从小宝出生以后娘亲就对她越来越冷淡了，但以前娘也不常对唐悦笑的啊。这样说起来，是小宝让娘的笑容变多了，而不是小宝夺走了本该属于她的笑容才对，她怎么能产生这么恶毒的念头呢？唐悦不经意间向树下看了一眼，心里猛地一惊，手心全是冷汗，只要她轻轻一动，就会从高高的樱桃树上摔下去的……

只要摔下去，只要摔下去，就能见到爹了也说不定，老实巴交的爹虽然并不聪明，但总是对唐悦很好很好的，娘很少对唐悦笑，但爹总是用粗糙的手掌托起

小小的唐悦在村子里到处玩耍。即便是违背娘的心意，唐悦还是希望，他能活下来。

只要手这么轻轻一松，就再也不用面对唐家堡里那些总是对她冷嘲热讽，甚至动手把她打得鼻青脸肿的男孩子了；再也不用面对受伤后娘轻描淡写的一句贪玩、惹事；再也不用面对所有人嫌弃的目光；再也不用做那个所有人都讨厌的拖油瓶了……

她的身体不自觉地慢慢向前倾，就在手最后要松开的一刹那，突然有人大声道：“喂，树上的小姑娘！”

唐悦吃了一惊，手却下意识地抱紧了樱桃树。她向下望去，樱桃树下不知什么时候驶来了一辆马车。还没看见刚才说话的人，唐悦已经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她从未见过这样的马车，车身漆黑得发亮，像是大块的黑色宝石，不见得很华丽，却分外有气度，在唐家待了这么久，见多了豪门大户的座驾，这样的马车却也极少见到。领头的八匹高头大马，神气活现，很是神骏，那赶车人穿着青色的丝衣，神清气爽倒像是哪家出来的年轻俊彦。

更让唐悦吃惊的还在后头，车帘子轻轻动了动，马车里走出一个轻衫薄履，微微含笑的少年来。

“树上的小姑娘，你爬那么高做什么？”

唐悦迟疑地看了树下那人一眼，她当然不敢说自己预备往下跳，只好道：“我只是……看风景而已。”

那公子笑道：“那你有没有看到你身旁有好多樱桃？”

唐悦四下一看，果然看到树上结满了小小的、颜色红艳、如红玛瑙一般光洁鲜亮的樱桃，风吹过来，还能闻见一阵淡淡的樱桃香。

“你摇摇树枝，替我摘些樱桃好吗？”树下的人继续说，唐悦有点懵。

那个人见她苦着小脸不说话，锲而不舍地道：“你轻轻摇摇就好，不会很费力，只是要小心别掉下来。”

唐悦没有办法，只好摇动了几下树枝，树上竟果真掉了几颗樱桃下去，那人轻轻一笑，俯身捡起，回到马车上去了，过了一会儿居然掀起车帘对她道：“樱桃很甜，你千万别忘记尝一尝！”

唐悦呆了片刻，看着那辆马车远去，驶向的正是唐家堡的方向，她下意识地摘了一个樱桃，擦也不擦就丢进嘴巴里，满口清新的酸涩，虽然有些甜味，但绝没有到那人所说的“很甜”的地步。唐悦想了想，又摘了几颗尝了尝，全都是酸酸的、涩涩的味道。她看着马车远去的方向又发了会儿呆，莫名地，她竟然没了半点从这里跳下去的心情，似乎只是手下轻轻地一摇、几颗酸涩的樱桃，已经让



她失去了纵身一跃的勇气。

一念来，一念去，在一个孩子的眼中，是何等的容易。

马车片刻间已至唐家堡前，赶车人利落地停好车马。一个矮小精干、满面笑容的中年汉子正在堡前候客，看见这辆马车，脸上的笑纹立时深了几分，转头吩咐下人：“商少爷来啦，还不快去请大少爷出来！”之后才大踏步迎上前来。

奇怪的是，这句话刚说完，唐管家就看见他口中的大少爷一脸阴沉从外面走过来了。这表情，哪儿不对呀！唐管家心里琢磨着，笑容不减，却聪明地停在三步之外，唐家大少爷高兴的时候是天底下最仁慈的主人，但若是碰上他不高兴的时候，还是识相地离他远一些吧。

商容瞧了他一眼，微微含笑道：“这么好的日子，唐兄你怎么不高兴？”

唐漠冷冷道：“本来我是很高兴的，可看见你我就不高兴了。”

商容奇道：“我何其无辜，刚进唐家堡你就拉长个脸，莫非是不欢迎我来？”

唐管家抹了把额头上的汗，赔笑道：“商少爷误会了，我们大少爷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偏偏唐漠板着脸，使得唐管家的话没有丝毫说服力，商容倒也不生气，他似乎永远不会被人激怒似的，一直带着从容的微笑，他转头吩咐赶车的仆从将礼物先放下，照顾好马车，那边的唐漠显然已经是极不耐烦了。

唐漠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刚才又多管闲事了吧。”

商容半天不语，若有所思。

唐漠挑眉，“你沉默是表示默认吗？”

商容脸上依旧笑着，对唐漠的无礼丝毫也未放在心上，“既然唐兄什么都看见了，还要我说什么……”

唐漠语气还是一样冷淡，“看不出来商大少爷对陌生的小姑娘居然如此爱护。”

商容故作讶然，“要是我没记错，那‘陌生的小姑娘’可不就是唐兄的妹妹？”

唐漠的目光像是刀子一般，向商容横扫过来，“可不是，那正是我的‘便宜妹妹’。”

商容仿佛什么也没听懂，反而笑着对一边战战兢兢的唐管家道：“我一直听说新夫人有一个女儿，想不到这么乖巧可爱……”

“乖巧可爱？哼！”唐漠哼了一声，他可不觉得唐悦有那么好。

商容见他这般言语，哪里还能看不出唐漠并不喜欢这个多出来的妹妹，他想起刚才看到的一幕，便劝道：“她年纪尚小，唐兄还要多多爱护才是。”

唐漠冷笑一声，“她整天木呆呆的，我看是需要好好看管才是。”

“她人呢？家里这么多客人，她避不见客，是想要人家说我们唐家刻薄她了吗？”唐漠突然厉声道，那冷峻的神情酷似其父唐悯，吓得唐管家一个哆嗦，忙不迭地向商容告罪，转身去寻人了。

商容叹息道：“唐兄啊唐兄，你何至于此……”

唐漠却不搭理他，居然就这样把客人丢在这里，径自走了。

赶车人收拾好马车，跳下车来低声对商容道：“唐家怎么回事，这是什么待客之道？少爷你千里迢迢来庆贺，他们——”

“商六！不得多言！”商容挥手止住他的话，“这是别人的家事，我们本不该多管。”

“是，少爷。”

这边刚说完，一旁远远候着的唐家仆从已经走上前来，毕恭毕敬地请商容进堡。

那小姑娘刚才分明是准备往下跳了，商六看得分明，他实在是理解不了自家少爷平常那么好心，为什么不多为她说几句话，居然三言两语就不吭声了。

唐家仆从已经走开了一段距离，商六才听到自家少爷轻声道：“商六，天下不幸的人太多，你在动恻隐之心的时候，切不要给人家再添不幸……”

商六愣了愣，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

商容转身，笑容中带着些许的无可奈何，轻轻在他头上敲了一记，“唐少爷已有偏见，说再多也是枉然。我们是来做客，不过待几天就走，她在这里还要住上很久。”

商六抓抓头，年轻的脸上满是恍然大悟，“我懂啦！我懂啦！”

“这是不是就是少爷您常说的：佛门广大，难度不信之人；天雨虽宽，不润……不润什么来着，啊！天雨虽宽，不润无根之草！照这么说，唐少爷不就是那没慧根的草！”商容只是对商六摇摇头，笑而不答。

“哦，原来我就是那‘没慧根的草’吗？商兄这小厮教导得可好啊——”冷冷的一句话，立刻让商六脸上的笑容烟消云散。

商容却不惊讶，仿佛早知道唐漠会去而复返似的，墨色镶边折扇随手在商六肩膀上轻轻一敲，言笑晏晏，“傻小子，还要记着下面这一句才是，‘莫在人后论是非！’”

说话不过片刻工夫，看似轻轻的一敲，却将商六带出了丈外，手法之妙令唐漠眼前一亮。电光石火的刹那，他的长剑已经到了商容的眼前！

商容见状，手腕之间变化奇快，扇子一转已避开了凌厉万分的剑势。唐漠冷



冷一笑，剑光飞舞，只听得破空之声数下，他已接连刺出六剑。这六剑又急又快，所刺的部位，更无一不是人体的要害，商容身形只要稍慢半点，只怕……

商六却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，他深知自家少爷轻功精妙，决不会轻易被刺中，但他却不知道，若是商容刚才没有推开他，他却会在这漫天的剑光之中无处可藏！

“还不出手？”唐漠剑尖已至商容鼻尖。

对方笑道：“这大好日子，唐兄还是这样煞风景！”

“难道比武还要定好时辰，熏香沐浴换身漂亮衣裳？”唐漠神色冷峻，外人听来觉得这话有趣，他脸上可找不到半点有趣的迹象。

商容脸上表情虽然轻松，步伐却不像初始时随意，只因唐漠说话间又挥出六剑，刚才不过是逼他出手，现在却是认了真，唐漠认真起来，商容自不会小觑，他身形闪避越来越快，口中却笑道：“焚香沐浴自是不必，只是今日是令弟满月，舞刀动剑着实不好！先说好，点到为止！”

比武只论输赢，不论生死，要天时地利人和，方能取胜；比试不过切磋武艺，自是不同，是以商容会有这一句话，唐漠自然心知肚明，“好！”

“好”字一从唐漠的嘴巴里说出来，商容刷的一声张开了折扇，雪白的扇面上只有“静观”二字，“那我就陪唐兄练练手！”

剑影，扇风，闪电般来来往往，听不见丝毫兵刃交锋声，却是一场无声的激烈战斗。旁边的商六刚才还满心轻松，现在瞧见局里这两人争斗，着实为他家少爷捏把冷汗。

唐漠少年成名，剑法之快实在超出常人想象，关键处更是毫不留情，商六一旁看得分明，那剑尖已经三次向商容咽喉之处袭去，都被商容手中折扇一转再转三转挡开了剑锋。一攻一守，两人武功精要处已初露端倪。

唐漠剑法迅疾，只攻不守，以攻为守，而商容练的却是修身养性的功夫，从不主动进攻，却能积极化解每一次的险境，两人的年纪修为又在伯仲之间，是以僵持很久也未见上下之分。

商容明知拆起招来一时难分高低，但他的神情和行动，看来仍是那么悠闲而潇洒，甚至还轻吟道：“来时无物去亦无，譬似浮云过太虚——”他嘴角一抹笑，提摆拂袖，足下几个错步，身形如行云流水，稍一闪身避开了唐漠向他胸前连续袭来的凌厉剑势，待两人站定，他已在唐漠身后了。

唐漠背对着他冷冷一笑，高声唱道：“本无生灭，焉有去来！”在他开口时双足便已在地上一蹬，扭身向商容身体右侧攻去，这一攻速度极快，剑招取势也巧，看似攻对方的右边而去，其实蕴涵着许多变化，无论对方如何回避，终不能从剑下全身而退。

商容毫不惊慌，右肩后侧闪避，脚下步伐飘逸，转眼间身子已退一尺外，只听锵的一声，唐漠剑尖已收了回去，顶端却又缠上一物，奇异地甩之不脱，竟是把扇子，唐漠嘴角一勾，“打架的家伙不要了吗？”

商容大笑，“抛下一条皮袋骨，还如霜雪入红炉——”当他说“骨”字时，人已悄无声息地靠近，说到“霜雪”二字，一只手掌竟已直奔唐漠身前各大要穴。

本以为他已弃械的唐漠，自然也不免吃了一惊，却也未有丝毫慌乱，正要正面迎敌，谁知商容身形突转，右手已变化了方向，长袖卷起翻飞，也不知是如何动作，那本来挑在剑尖的扇子却又轻巧地回到了他的手中。

扇子欢快地在他如玉的指尖绕过一圈，又在身前潇洒展开，商容长身玉立，持扇而笑，“唐兄，还打吗？”

唐漠目光一凛，口中喝道：“冰河发焰，铁树花开！”却非诗句，而是剑招。但见剑光闪动，一道剑光似已化作十道、百道剑光，真如冰河漫天，铁树盛放，直叫人为这凌厉无匹的剑光的封锁而窒息。

商六失声惊叫：“少爷小心！！”

商容身形丝毫不滞，凌空一个翻身，突然扇子合拢，竟将扇柄抵在剑尖，整个人倒立半空，全靠那柄薄薄的扇子支撑，这一招变化更是妙到极处，换了旁人，时机决不能恰到好处，身形也决不会如此飘逸。倒立半空，他竟然还有心思笑道：“撒手观音前，金乌叫天碧——”

唐漠当然不会让他如此惬意，沉声喝道：“箭已离弦，虚空坠地！”剑身一翻，竟将商容连人带扇挑了起来，眼看就要如他所预言一般来个翻天覆地。

商六还没来得及为自家少爷鼓掌，这下却又忘记自己立场，几乎要为唐漠喝彩！

商容怎会任由他将自己甩脱，他借力而起，身形翻飞，翩如惊鸿，不偏不倚再次落在剑尖，只是这一次却是金鸡独立，足尖轻飘飘点于剑尖之上，无论唐漠如何施力，一时居然甩不开他去，整个人如同一只轻灵的风筝在半空中自在翻转，那扇子刷的一声又打开，商容自在道：“若问安心处，刀山是道场——”

听到商容的话，唐漠冷锐的目光中，竟也开始有了些笑意，他鼻梁削直，薄薄的嘴唇紧闭着，平日里显得分外坚强、冷酷，可今日这阴郁的面容因了一点笑容，变得英俊异常，叫人不敢直视，只听他缓缓道：“我不是迂草就是刀山，商兄，下次还是换换吧。”话音刚落，他已收手，此人出剑收剑都是一般利落，叫人措手不及。

商容轻松落地，慢慢走回商六身边，叹了口气，对着他道：“少爷还忘记告诉



你上一句，‘观棋不语真君子’啊，小子！”商六的头上又挨了一记！

突然听见一阵清脆的巴掌声响起，“好厉害呀好厉害，怎么不打了？”一道声音宛如黄鹂初啼，三人不自觉循声望去，见来者竟然是一个天真的少女，这女孩儿约莫十四五岁，肤似玉雪，眉目如画，一身淡绿衫子，项颈中挂了一串明珠，在阳光下竟也熠熠生辉，可见绝非凡品。

她几步跳过来，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在商容身上转了几圈，又落在唐漠身上，大声道：“你的剑法很好！”眼珠子转了一圈，对商容道：“你也很不错！”言谈间颇为傲气，她明明也知道这两人的身法远非常人能及，在她口中，不过得了“很好”、“不错”这样的评语。

商容笑了一笑，“承蒙夸奖，不胜荣幸。”他说“荣幸”二字，表情却与往常一般无二，丝毫没有感到特别荣幸的样子。

绿衣少女当然看不出来，她嘴角弯起，颊边微现梨涡，商容礼数周到，当然令她满意，可她等了半天，也没听见唐漠有什么表示，她不觉心头不悦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！喂，问你呢！”瞪向对方，但见唐漠一张脸死气沉沉，毫无波澜，当下冷哼一声，“刚才还觉得你厉害，细想来也不过如此！”

唐漠理也不理，转身就走，这时商容突然问道：“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欧阳明珠本以为这句话是问她的，刚昂起娇美的下巴就要回答：“我叫——”“明珠”二字还未出口，那边唐家管事已经答道：“她叫唐悦。”

唐漠一皱眉头，转身一看，果真看到唐悦早已立在一边，静静待在管家身边。看情形，不知已到了多久了，可居然毫无存在感，他们的注意力全在那绿衣少女身上，完全没有发觉她竟然也在这里。

欧阳明珠一句话还没出来就被截断，满脸悻悻之色，目光落到了几乎是缩在管家身后的小女孩身上。目光凝注她片刻，发现她整个人呆呆的，便又转头看向唐漠，发现他的目光也注视着这里，她心中一动，三步两步跑过去，竟满面笑容对着唐悦道：“你摘了樱桃啊，让我尝尝好吗？”她平日里决不会如此温柔地对一个陌生的女孩子说话，今日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她口吻竟是十分的客气和蔼。

唐悦望了她一眼，真的把手里捧着的樱桃小心翼翼递了过来。唐漠在一旁冷冷地瞧着她，并不阻止。

欧阳明珠刚要伸出一只雪白的手掌来接，突然看见唐悦的手，立时后退一步，“哎呀，你手好脏，我不要吃了——”

唐悦僵了一下，慢慢把手收了回去。她在树上爬来爬去，手确实弄脏了。

欧阳明珠笑着伸了伸舌头，不以为意地道：“这样好啦，你去把手洗一洗，再拿来给我吃吧！”

商容在一旁看着唐悦，发现她目光中无悲也无喜，甚至连半丝恼怒也没有，像是已经习惯了被人拒绝，被人责备。他的心里莫名感到一丝不安，只因她这种情委实是太平静了，平静到让他在在一旁看了都有些难以理解。

他踏前一步，接过她手上的樱桃，“这樱桃很好吃，都给我吧！”

唐悦看了他一眼，又望着自己空了的手心，目光突然起了变化，她的眼睛本来如死水般安然沉静，此刻却似明丽的湖光，澄清透明却又变幻莫测，这双沉默的眼睛看着一直微笑的商容，竟突然有了一种名为感激的色彩。

商容顿时一愣，突然觉得唐悦很像一个人，可是他仔细再看，却什么痕迹都没有寻到，不由心中暗自想到：“这怎么可能呢？许是看花眼了吧……”

太阳下，唐悦沉默是金，商容言笑晏晏，欧阳明珠满心不悦，唐漠冷眼旁观。管家和商六相视苦笑。

欧阳明珠自小得父母宠爱，是在众人手心中捧着长大的，难得遇到这样的冷淡，她小嘴一撅，站在原地跺了跺脚，却又控制不住拿眼角去瞄唐漠，本要发作，不知怎的，脸却先红了。“你现在就去洗，我马上要吃！”她突然哼了一声道。

“珠儿，不得无理！”正在这时，树后转出一对中年男女，说话的正是其中的男子。这人的身材威武高大，声音中气十足。又听那女子清脆脆笑道：“你这丫头，叫我们好找！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？”

话音刚落，欧阳明珠已经靠了过去，小鸟一样依偎在那女子身边，娇声道：“娘，人家哪有乱跑！”她话是对她娘亲说的，眼睛却还一眨不眨盯在唐漠的身上。

唐管家赶忙上前，替双方介绍。这欧阳明珠竟然是来自大明湖畔欧阳山庄，她爹就是欧阳山庄主人欧阳啸天，娘是峨眉女侠李虹。说起峨眉当然是天下皆知的名门正派，这欧阳山庄却也非同等闲。当年黄河水患，欧阳老庄主振臂高呼，呼吁天下武林同道协助受灾百姓迁离险地，更是散尽家财资助修坝以为表率，一时之间正义之名扬遍天下。如今当家的欧阳啸天也除恶扬善，多行义事，江湖人都说其颇有乃父之风，对他赞誉有加。欧阳明珠出自这样的家庭，自然受尽宠爱，骄傲一些，也实在正常得很。

唐漠身为主人，自然需要陪他们寒暄几句。欧阳明珠站在爹娘身边，瞪大了眼睛望着显得彬彬有礼，跟刚才的冷酷判若两人的唐漠，她咬着嘴唇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

商容弯下腰摸了摸唐悦的脑袋，“你从樱桃树上下来了？”

唐悦居然乖巧地点头，很认真地望着对她十分和气的商容。那边欧阳夫妇正



拉着唐漠说个不停，除了唐漠偶尔瞥来一眼，并无人注意这里的情形。

“樱桃……不甜。”

商容诧异地瞪大了眼睛，看唐悦说了这一句话，却又紧紧闭上了嘴巴，他不禁笑起来，“是啊，是不太好吃。”

唐悦的眼睛眨了眨，用力地点点头。

“唐大哥，你的剑法好生厉害，可不可以教我呢？”那边的欧阳明珠突然说话了，唐悦闻言眼睛一亮，竟然也眼巴巴地盯着唐漠看，那样子，简直连商容都看得出来，她对唐漠的那套剑法也很是垂涎。商容心里好笑，唐漠这种人，你让他去教一个小女孩学武，倒不如直接要了他的命还来得容易些。

果然，就听见唐漠直截了当道：“抱歉，家传武学，不足为外人道。”

这话本没有错，任何一个武林世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绝学，不会外传，但欧阳明珠不过随便一说，未必真心要学，唐漠完全可以打个哈哈敷衍过去，就算她当真要学，也不过是小孩儿心性，教个一招半式的也无甚妨碍，哪有这样冷冰冰就直接拒绝的。这下子欧阳明珠脸上也不太好看了，神色有些僵硬，倒是李虹不以为意，一张艳若桃李的脸上还带了笑容对欧阳明珠道：“傻孩子，哪有一见面就要学人家家传剑法的，你唐大哥这是宽宏大量，不跟你个小女孩计较，不然骂你几句都使得的！赶紧向人家道歉！”

这个峨眉女侠果然不是简单的角色，几句话明里似在责备欧阳明珠，实际上却是暗指唐漠不够大度。唐漠也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，可惜他面上却没有出现对方期待的惭愧之色，不过淡淡一笑，“唐漠唐突，还请恕罪。”

李虹还待说什么，却被欧阳明珠暗暗一扯袖子，她一低头，看见女儿正红着脸望着唐漠，不由在心里叹了口气，这个小丫头，自己千方百计帮着她，她却帮着人家！真是叫人哭笑不得，索性也不再纠缠这个话题，转而询问起唐堡主的近况来。

唐管家躬身站在一旁，不时在他家少爷言语过分冷淡的时候补充个几句，这样一来，场面也不至于过分冷清，欧阳夫妇的面子也顾及到了，欧阳明珠接下来倒是乖了很多，居然一直一声不吭依偎在她娘身边，盯着唐漠看个不停。

若是换了旁人，被这样一个美貌的女孩子盯着看，不是脸红就是流汗了，偏偏唐漠视而不见，毫无反应。但他却不时向商容他们那边投去一瞥，目光不着痕迹地落在唐悦的身上，欧阳明珠一直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，哪能看不见？她气呼呼地瞪了唐悦一眼，在那小女孩儿的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，并未看出什么独特之处。突然听她娘道：“这么说，那边的女孩莫非就是唐夫人的女儿吗？”

唐漠脸色一僵，管家赔笑道：“正是，唐悦刚来一年，还很怕生。”他的言下

之意，是请欧阳夫妇就不要找她过来见礼了，她并不习惯在人前露面。欧阳啸天夫妇对视一眼，虽然都对唐悦隐秘的身世非常好奇，但这毕竟是唐四夫人年轻时候的一桩丑事，他们也确实不好打听太多，便也转开了话题。只有欧阳明珠听他们提起唐悦，心中一动，拉着她娘的袖子娇声道：“娘，我想找那个妹妹陪我玩耍，好不好？”

李虹当初生女时难产，九死一生才生下欧阳明珠，之后再无所出，是以对这个女儿百般疼爱，事事纵容。这欧阳明珠也生得如珠如宝，容貌尽得夫妻二人的长处，年纪小小已经秀丽不凡，看在李虹眼中当然更是疼爱。每当女儿犯了过错，欧阳啸天要想管教，却架不住爱妻的软语相求，只得不轻不重说上两句，久而久之，明珠成了型，这蚌壳也就只是摆着好看了。

正因如此，李虹又怎会对这样宝贝的女儿说一个“不”字，她果然笑着对唐漠道：“明珠从小没有玩伴，难得见了年纪相仿的小女孩，心里自然十分欢喜，就不知唐姑娘她意下如何——”

唐漠正对欧阳明珠不胜烦扰，这时候便吩咐道：“唐悦，你陪欧阳姑娘去玩吧，不要走得太远了。”

唐悦愣了一下，不知他们怎么会突然说到自己身上，更不知道唐漠怎么会突然让她陪着欧阳明珠玩耍。她没有同龄的玩伴，又怎知道该如何与人交谈，况且欧阳明珠是这样干净漂亮的大小姐，自己浑身脏兮兮的，怎好站在她旁边……她就这样呆呆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动，像个木头雕刻的小女孩。

欧阳夫妇也向她看过来，很是纳闷这孩子怎么站着动也不动，傻乎乎的样子。

商容的手轻轻在唐悦的肩膀上按了一下，她不由自主往前走了一步。只是还没有等她走到欧阳明珠身边，欧阳明珠便蝴蝶一般飞过来，像是故意避开她的手似的，挽住了唐悦的胳膊，拖着她轻飘飘地闪入了花丛之间。

唐漠分明看见唐悦被对方拖得踉跄了一下，不由皱起了眉头。

商容当然也看见了，所以当唐漠朝他看过来的时候，他微微一点头，便吩咐商六下去休息，径自跟着她们去了。

两个女孩儿虽然靠得很近，但欧阳明珠却觉得唐悦身子冷冰冰的，重重摸了一把，诧异道：“你怎么瘦得跟小鸡一样，哦，我知道啦，你肯定是不爱吃饭！我以前也很挑食的，可娘说如果不吃肉以后就没力气练剑，你也要改改啦！”

她出身富贵之家，当然不会想到唐悦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，因此她决计不会明白，唐悦这样的孩子小时候有酱油拌饭可以吃便已经是过年了，怎么会像她一样有挑剔的权力，但她问出这一句话，却决不能说明她蠢，甚至还显出了她的一点关心，一点天真。